

經濟彙編

食貨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已刊書目

經濟彙編 食貨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巴蜀書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卷目錄

食貨總部彙考一

上古 神農氏一則

有虞氏 帝舜一則

周 周文王一則

漢 漢元帝一則

子嬰 子嬰一則

後漢 後漢一則

魏 魏明帝一則

晉 晉安帝一則

宋 宋徽宗一則

南齊 南齊一則

梁 梁武帝一則

陳 陳宣帝一則

北魏 北魏一則

北齊 北齊一則

隋 隋高祖一則

北周 北周一則

隋 隋高祖二則

食貨典第一卷

食貨總部彙考一

上古

神農氏始日中爲市而食足貨通

按易經繫辭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大開封耿氏曰有故聚者或不足乎食魚有食魚

者或不足於故聚者無所取聚者無所散則利

市不布養不均矣於是日中爲市焉日中者萬物

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使還其有無則得其所矣 節齋蔡氏

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

噬而噬之之義 合沙鄭氏曰十三卦始離大益

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按古三墳人皇神農氏政與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

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

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

亂政典

按漢書食貨志神農之世斷木爲耜埴木爲耒耨

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

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有虞氏

帝舜重民食命官播百穀修和六府三事奏庶艱食

鮮食恐遷有無化居

按書經虞書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廣正

義曰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

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 王政以食爲首農

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

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全唐孔氏曰稷五

穀之長故以名主穀之官 葉氏曰史記言稷少

好耕農民皆法則之義舉爲農師使教民稼穡則

棄之爲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

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

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

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

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

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

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俾與教教

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

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

與三也故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

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

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

然始勤終息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

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

之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

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未賴時乃功

水上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予思日孜孜卑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懲運有無化居悉民乃粒萬邦作乂卑陶曰俞師汝昌言

益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懲勉也懲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添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益陳氏曰益稷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數之有方耳呂氏曰禹用功如此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看乃字董氏謂曰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

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饑之中故所至之處則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播於鮮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旨後世孰從而知之

周

周制八政首食貨設天官大宰總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小宰宰夫貳之天府掌貨賄之入玉府掌良貨賄之藏內府掌內藏外府掌外藏地官閭師司市質人掌治市之貨賄夏官山師川師掌山澤之貨賄秋官司土以國適行其貨賄職金司厲辨其貨賄之纖惡數量賈而入之按書經周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主之用故貨爲一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大陳氏大猷曰八政以緩急爲序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養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

按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

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貨賄欲其有無相資多寡相濟故使之阜通聚之使盈之謂阜運此就彼之謂通貨賄不阜則其求爲易竭故使之阜而後通與書所謂懲運有無化居同意

以九賦斂財賄

愚案先儒以周之九賦謂口率出泉夫漢有口賦有算賦皆仍秦算令民出泉不知周之泉布所以利百物之低昂上而供邦用則有外府下而通民用則有泉府出入則有法斂散則有權至於制賦之法不過因地之所有而令之如邦中之賦即畿師國廩二十而一是貢其廩里及場圃之所出四郊之賦即畿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是貢其宅田士田賈田及官田牛田實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畿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卿大夫采地田稅之所出關市之賦即司門司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幣餘之賦乃官府都鄙與凡執事者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然則九賦之斂財賄除關市之外皆非泉布之入而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以賦爲口率出泉則是有賦而又又有稅也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周之田賦也布縷之征即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繭葛草貢之材而成於嬪婦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

以之當邦賦則無田租矣至於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為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者則無布練之征征以布練者則無粟米之征至於力役之征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也

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山澤有虞以度其物有衡以平其政為之屬以限其妄入為之禁以止其非法又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其所取者宜有職矣劉迎曰幣餘不在常賦之中皆式法所用之餘幣也今考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蓋此幣餘之賦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

鄭康成曰式謂財用之節度王昭禹曰式之所載為有書所屬為有數書之所載則有一定之常目數之所屬則有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則為有道以之節用則為有禮均財有道則遠近通於均而無有餘不足之患節用有禮則多寡適於富而無過不及之弊

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差服之式五曰王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李景齊曰自祭祀賓客以至幣帛芻秣之費固有司可以裁其出入所謂匪頒好用出於人主之意固宜人主所得自為也家宰亦得以九式制之焉然則聖人以身享天下之奉不敢以一毫妄費以至於此財安得而不裕哉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李景齊曰致者使之自至非窮欲以求之也用者所貴適於用非貴於遠方之珍異也西旅獻獒固足以復其君來遠之德而召公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母亦珍禽奇獸非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為寶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烏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殯貢以至於府貢物貢蓋無不適於用者

一曰祀貢二曰殯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鄭鎬曰或謂邦國之貢萬民之賦皆王國所須以為用貢賦畢入然後家宰可以制國用今也列九賦於前以九式處其中乃以九貢列其後何也蓋王國之財自足以充王國之用善治國者有生財之道又奚待於諸侯然後足哉故列九賦之目即繼以均節之式明生財之道既有九賦則量入以為出可也若乃邦國之貢本諸侯奉上之誠意不急急於徵之立藩於此俟其自至耳

小宰之職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史氏曰周之邦財所蓄至於不可勝用豈獨家宰制國用之力小宰固執其法而不變乃能用之不用

匪也苟執之不固則始均而終必偏始儉而終必侈雖有法將誰與守貢賦之入歲有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復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以俾不給則九式不愆於其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則不之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儀矣

宰夫之職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賈氏曰謂上數處用官物者當乘計其用財之出入知其多少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王氏曰失其所藏之貨賄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而謂之失物

賈氏曰有用而能足財又能長物又能善如此者賞之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賈氏曰大府雖自有府仍分置于衆府貨言藏以其善物賄言用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耳王氏詳說曰自然曰貨賄則賈矣人為曰賄賄則賤矣內府曰貨賄而皆良貨賄也此所以知其為受藏也外府言邦之小用皆受焉此所以知其為受用也然藏之未始不用用之未始不藏但以物之貴賤而異其藏用之名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

漢授之

賈氏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並言式法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制之賦以待匪類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鄭康成曰待稍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

凡邦國之貢以待帛用

鄭康成曰此九貢之財所給 賈氏曰大府受九貢九賦九功三者之財各用之上文九式已用九賦之財說故此云邦國之貢以待帛用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鄭康成曰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 李氏曰國家開暇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史氏曰式貢餘財不常有之財也玩好難得之貨也彼難得之貨儼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無事於此故以餘財共之以明無餘財則不共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王昭禹曰賦用者以賦之所入而用之也取具者取足於大府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黃氏曰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皆式貢之餘必

取其良者下奉上百當如此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舍玉復衣裘角枕角櫛掌王之燕衣服莊府牀第凡裘器若合諸侯則共珠裘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黃氏曰玉府蓋天子燕私服之藏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內府主良貨賄藏之內者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凡賈貨賄入焉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華兵器凡賈貨賄入焉凡通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李氏曰此內府所藏之貨賄所以待邦之大用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諸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王昭禹曰玉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

地官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

鄭錫曰內而國中遠而四郊有人民焉為邦之本有六畜焉為家之資當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任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市之治政刑量度禁令

王昭禹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者莫大於市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怯暴擾奪誣誤決性命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官以司之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多寡則有量以度長短則有度止使勿為則有禁教使為之則有令治教者本政刑者末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器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能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其暴

以商賈阜貨而市布

王昭禹曰貨賄商賈而後阜布貨物而後行蓋布者所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所通故必以商賈阜貨而行之

以泉府同貨而斂餘

王昭禹曰凡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斂之也物暢而蓄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此所以賒之也斂之則民無賒債之患賒予之則民無貴買之患如此則開闢斂散出於一人盈虛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散凡通貨賄以重節出入之

黃氏曰重節掌於司關貨出入皆司關受之入達於市出達於其所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

之出內必有司關之關節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項氏曰貨賄財物也珍異錦文珠玉也 鄭康成

曰珍異四時食物

夏官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山林之名物若岱嶽絲枲嶧陽孤桐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墳珠暨魚澤之荏菹

秋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掌建邦外朝之灋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易氏曰貨賄六畜有常守而或至於遺失者於是凡得獲者則委於聽獄訟之朝告於議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之不使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于旬亦既久矣物不可反亦不可棄於是舉其大者入於公小者歸於庶民之私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也

凡民同貨賄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曰同貨賄謂合貨共賈者也 王昭禹曰司關曰凡貨不由於關者舉其貨罰其入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財一人犯令則并舉其貨財而刑

罰施於犯令者一人而已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微惡與其數量而覆之

鄭錫曰辨其美惡以知其精蠱辨其數量以知其多少揭以表之璽以封之所以謹其藏

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黃氏曰金罰即民入鈞金而理曲遂罰之貨罰司關所謂舉其貨也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而揭之入于司兵

鄭錫曰士有罪而罰之取其金貨以入于司兵者義也盜賊有罪而罰之取其任器貨財以入于司兵者亦義也

漢

漢承秦制設大司農及少府以掌穀貨以給共養按漢書食貨志漢與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醪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按百官公卿表治粟內史桑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

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驛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王莽改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爲納言初幹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註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買官更於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如淳曰幹音完或作幹幹主也主均輸之事所謂幹鹽鐵而榷酒酤也 服虔曰鹽音搜符之搜搜索也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

應劭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

文帝 年以買鹽錯言始行籍田躬耕募天下入粟買爵贖罪

按漢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堯子曰倉粟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復顧歲惡不入請買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防危者若是而不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

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爭有方二千里之旱
國胡以相恤卒然遇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
饒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
夫羣老易子而敵其背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
者起舉而爭起矣遇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果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
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
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
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
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慮康也竊爲陛下惜之於
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電錯復說上
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
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
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
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
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
生穀之士未盡壘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
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
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
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
待輕緩緩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
情一日不再食則餓於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餓不得
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
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廣畜積
以實倉庫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著在上所以
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饒不
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

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懷寒之患
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
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
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餓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
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
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
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
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
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
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
具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
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生
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愈所賣必倍故
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
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
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聚斂肥臙絲曳繡此
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
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
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
好逆乖迂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
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
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湊夫能
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
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

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
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
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
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通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
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
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
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遂稍增至四
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
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
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澤天下果邊食足
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
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時有軍
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
富樂矣上復從其言通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
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武帝以財用不足始用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等入
果入羊爲郎令民買武功爵兼造皮幣白金行鹽鐵
貲車告緡船算均輸平準諸事
按漢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武帝因文景之
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
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
西南夷雲山通運千餘里以廣巴蜀之民罷焉
彭吳穿濊貊朝鮮置濊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及王恢隸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
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蕭居者送中外騷擾相

率百姓抗敵以巧法財賄衰耗而不漸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典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賦以數萬騎出擊
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糧餽饌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功勞
以轉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
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通募民田兩夷入粟縣
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
夷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其遠自山東咸被
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虛竭募民能入奴婢得
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
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
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
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
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
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
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雖而多端則官職耗
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
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
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
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生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
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
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
無益於俗稍著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
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

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
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
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
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漕漕回遠鑿漕直
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漕渠作者各數萬人
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為伐
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
中不足過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
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
府禁臧以漕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
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
相假貸尚不能相救適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
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視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
空而富商賈或增財役貧轉輸百數廢居居邑封君
皆氏首仰給焉治鑄鹽鐵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
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漕
用而權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
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
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
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
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銖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緇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聘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

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銀直三千二曰以重
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
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
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東
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
陽齊之大農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
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買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
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死兵
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解於
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道令仗
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
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
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
輕錢易作姦詐過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
不可得摩取銖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
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
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鐵官與牟盆浮食奇民欲擅幹
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
聽敢私鑄鐵器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
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
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更益多買人
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
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
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
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轡車賈人之給
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買人未作賈貨賈買居邑貯
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

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緡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匪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取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適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謬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增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稅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數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稽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費用事減官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頗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怨白鹿皮幣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徹反聲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詭譎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

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兵工大姦盜盜爲之楊可告緡獨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通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通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木衙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通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遂通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適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適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清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適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園難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適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饑民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西

輪輦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徹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既得實鼎立后土秦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懷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共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漕教天下因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聲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關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適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濟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通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子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通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買貴或置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適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南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濟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苦給母之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

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費費過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賤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權
按漢書昭帝本紀云云

注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酷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

成帝 年置民曹主財帛委輸
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漢成帝置尚書五曹其三爲民曹主財帛委輸
綏和二年哀帝即位詔沒入過品田奴止綺繡作輸

按漢書哀帝本紀綏和二年四月丙午卽皇帝位六月詔議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
諸子嬰初始三年 卽王莽始新莽設六筭之令收鹽鐵山澤等利又以錢幣不行造寶貨五品
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初設六筭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樓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時以錢幣不行復下書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貨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敝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

後漢

後漢設大司農少府等官掌錢穀金帛諸貨物
按後漢書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連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幣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平準令一人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導官令一人主春御米及作乾糲
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舊屬郡縣又有虞犧令掌祭祀犧牲薦鷺之屬及雒陽市長樂陽教倉官中興舊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中藏府令一人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魏

明帝 年以徐遷爲涼州刺史修鹽池開水田立市通賈而財貨流通

按三國魏志明帝本紀不載 按徐邈傳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歲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

按晉書食貨志魏明帝世徐遷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歲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

晉

晉初倉府充盈渡江後府帑遂竭
按晉書食貨志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賴于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整河濱海岸三丘八載未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興隆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龍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新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

落陰反駕寒桃在御雙雞以給其布金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輦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餓殍以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耕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饗陳賡布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於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元帝 年收諸蠻販便洞賸物又署嶺外酋帥以收其利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食貨志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販便洞蠻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

孝武帝太元 年百姓樂業穀帛殷阜

按晉書孝武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孝武太元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平關中收帝藏積貨藏于京師并賜將帥

按晉書安帝本紀不載 按宋書武帝本紀義熙十二年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會羌主姚興死于泓立關中擾亂公乃戒嚴北討十三年七月龍驤將軍王鎮惡伐木爲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

破姚泓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生擒泓九月公至長安長安豐稔帝藏盈積公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于京師其餘珍寶珠玉以班賜將帥 又按本紀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與馬之飾後庭無綺綺絲竹之音寧州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上大悅命搗碎分付諸將平關中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

宋

宋設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

按宋書百官志大司農一人丞一人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

文帝元嘉二十四年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獲金銀

寶物班賞各有差

按宋書文帝本紀云云

孝武帝大明八年以東境去歲不稔詔廣商貨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八年春正月甲戌詔曰東

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糴米者可停道中雜

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後廢帝元徽四年尚書右丞虞玩之言穀帛折供委

輸寡薄帝優詔答之

按宋書後廢帝本紀元徽四年夏五月乙未尚書右

丞虞玩之言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

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其穀帛所入折供

文武豫兗司徐關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

京都益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

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

一都木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

西二塢塢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舍日就傾頽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還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極不周既無儲蓄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敕課以揚徐衆通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贖故得推移即今所應轉多典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憂戚府署謝雕麗之器土木停提紫之容國威無以贍勦求無以給知恩管所慮不月則歲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勤心存於匪懈起伏震速事屬冒聞伏願陛下雷須臾之鑒垂末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庶齊

惟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

按南齊書虞玩之傳玩之元徽中爲右丞時太祖參

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清藏

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

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典用漸廣慮不支歲月

朝議優報之

南齊

南齊設右丞掌庫藏穀帛之事

按南齊書百官志右丞一人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

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內外諸庫藏穀帛刑畢創業

諱訟田地船乘裏拘兵工死叛考糾討補差分百役

兵器諸營署人領州郡租布人民戶務徙州郡縣併

帖城邑民戶割屬刺史二千石令長尉被收及免贈

文武諸犯削官事

武帝永明五年以果輕賤出錢糴米穀絲絲之屬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曰善爲

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勤是以十一而稅周道克隆
開建常平漢穀惟穆仿賦絲泉浮汶來貢杞梓皮革
必緣楚往自水德將謝與亂彌多師旅歲興饑饉代
有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資四
表不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
實民吞塗炭貴此之由皆在開運星紀未周餘弊尚
重農桑不廢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
之儲匹夫多饑寒之患良由圖法久廢上幣稍募所
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獨三調二年
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繩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
優賡首遠邦書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
永明六年擬常平之制出上庫錢市繩穀帛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通典永明中天下米
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
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絛布揚州出錢千
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繩南荆河
州二百萬市絲綿絛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
胡麻荊州五百萬鄧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
豆大麥胡麻荊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
萬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二百五十萬雍州
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按玉海六年擬常平之制市繩穀帛
永明十一年詔凡金粟絹織珠玉玩好之費嚴加禁
絕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十一年秋七月詔凡諸遊費宜
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
高奢麗金粟絹織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

加禁絕不得有違準繩

梁

武帝天監七年置天府卿掌金帛府帑及市令關津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百官志天監七年
加置天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左右藏令上
庫丞掌太倉南北市令關津亦皆屬焉

陳

宣帝大建十四年後主即位詔鑄金銀薄及布帛幅
尺短狹輕疎者並皆禁絕

按陳書後主本紀大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
夏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
澆淳獨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鑄金銀薄及
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
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並皆禁絕

北魏
太武帝 年各就五方之宜收其方貢貨物及
登於租用者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世祖即位開
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
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庫收其貨物以
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租用者以初膳府
始光四年西討赫連昌復其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
可勝計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始光四年五月車駕西討赫連
昌六月乙巳車駕入城虜昌羣弟及其諸母姊妹妻
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
神龜二年大破蠕蠕復伐焉耆又獲其方物錢貨寶

玩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神龜二年帝
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至滿海
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
畜方物萬計其夜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
王鳩尸卑那卑那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糧貨一時
降款復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
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瓊詭之物億萬已上
神龜三年九月甲辰征平涼十有二月丁卯平涼平
收其珍寶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云云
太延五年牧健來降收其戶口倉庫珍寶
按魏書太武帝本紀太延五年九月丙戌牧健兄子
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健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
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
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
孝文帝太和 年改置天府卿掌財物庫藏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太和中和
少府爲天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
出帝永熙三年宇文泰討侯莫陳悅收其府庫財物
山積皆以賞士卒
按魏書出帝本紀不載 按周書文帝本紀秦州刺
史侯莫陳悅將軍衆東下魏永熙三年三月太祖進
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論以討悅之意夏四月臨悅軍
悅大懼乃退保上邽以避之太祖縱兵奮擊大破之
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太祖乃令原州都
督導追及悅斬之太祖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

皆以貨士卒堯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錢蹇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制賜將士衆大悅恭帝三年宇文泰創制六官掌田里賦役鹽穀諸政令

按周書太祖本紀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柱國

按隋書食貨志後周太祖作相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做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司役掌力役之政令掌鹽掌四鹽之政令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

北齊

北齊置太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按隋書百官志云

北周

北周置司農上士太中大夫掌錢穀貨助

按通典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

按文獻通考後周有太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

隋高祖開皇 年置行臺監副丞錄事及同州監丞以領食貨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百官志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置行臺省每行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監各一人各置丞錄事等員

註食貨丞四人農圃六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食貨農圃百工錄事各二人武器一人高祖又採後周之制置同州總監副監各一人置二丞統食貨農圃

開皇十二年以庫藏滿乃於左藏院構屋以受之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

儲貨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

天寶八載二月戊申引百官於左藏庫縱觀錢幣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本紀云云

天寶 載總計天下歲入錢粟布帛綿數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是時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

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百五十五萬

餘端

按杜佑通典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

萬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

十餘萬端正屯實石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不在其

中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二千

七百餘萬端正屯錢二百餘萬貫自開元及天寶開

拓邊境軍用日增糴米粟三百四十萬疋段給衣則

五百二十萬別支計二百一十萬餽軍食百九十萬

石大凡二千二百六十萬而錫資之費此不與焉

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戊午禁珠玉寶鈿平脫金泥

刺繡

按唐書肅宗本紀云云

代宗 年劉晏領天下金穀以美補之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劉晏傳代宗時晏爲轉

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常以美補

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

廣德二年度支鹽鐵使第五琦請以財賦歸大盈庫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故事天下財賦

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

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

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

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按舊唐書本紀廣德二年以戶部侍郎第五琦專判

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鑄錢等使

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門下侍郎楊炎請出大盈內

庫財物以歸有司詔從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即皇帝位

八月甲辰道州司馬楊炎爲門下侍郎 按楊炎傳

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

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

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

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

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

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

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

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

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

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

參計敵愾莫與斯其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

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聞如此然後可以議

政唯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

支具數先聞

按開府元龜德宗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卯詔曰凡

財庫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擇精好之

物三五十萬匹進納大盈庫而度支先以全數聞

德宗 年裴延齡以天下歲入不實請列負販

等庫以檢盈虛可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裴延齡傳德宗擢延齡

可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

廣鈞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

下歲入不實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

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貢三百萬緡爲

廣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

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貢與

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

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

與元元年署瓊林大盈三庫別藏貨物以陸贄諫命

撤其署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陸贄傳始帝播遷府藏

委棄衛兵無稽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

廡署瓊林大盈三庫別藏貨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

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

都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

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

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缺望請悉

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實壞怪

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

也帝悟即撤其署

按通鑑興元元年春正月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順宗永貞元年度支請以負贖等六庫復還左藏

按唐書順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永貞初度支言別

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詔復還左藏陸

贊奏議云裴延齡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

文宗太和二年詔諸道進奉金花銀器及纂組等物並折兌挺銀絛相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太和二年五月庚子詔應諸道進奉內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綾雜物並折兌挺銀絛及絛絹其中

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
太和三年十一月甲午詔母獻難成非常之物焚絛布絛絛機杆

按唐書文宗本紀云云

按開府元龜三年十一月詔四方並不得輒以雜行樣雜行非常之物為獻其於織麗若花絛布絛絛之類並禁斷數到一月日機杆一切焚棄

宣宗大中 年以延資庫屬宰相收戶部度支鹽鐵錢帛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後唐

莊宗同光元年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

按五代史莊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賣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游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

辦郊祀乏勞軍錢郭崇韜受藩鎮餽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偶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患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歲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釐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紹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意始怨恨有離心矣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物

按五代史末帝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云云

後晉

高祖天福元年詔借率抄括資錢財物委所司置籍給還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晉高祖初即位改元天福敕制曰悉力為時罄財助國苟不推於恩命亦何示於賞酬自舉義以來應借率人戶及經抄括商旅資財錢物委所司明置文籍俟平定之後當議給還

天福二年馬希範進奇巧百貨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二年十一月湖南馬希範進金漆柏木銀裝起突龍鳳茶林椅子踏牀子紅羅金銀繡繡褥紅絲網子又進金銀玳瑁白檀香器血銀結條假果花樹龍鳳鸞蓋等物又進含膏桃源洞白茅白靈藤葉江南嶽紫蓋峯白雲洞清花等茶又進蟬翼鍾乳頭香石亭脂木瓜丸

一萬顆藥橄欖子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斯何用耳藥者可進而九可食乎但地僻海曲習以成風來遠之道遽止為難宜令所司與收聞者服其儉德

後周

太祖廣順元年内出諸珍玩碎於殿庭仍戒今後不得進奉

按五代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廣順元年二月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鏤寶裝牀几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太祖笑而賜之太祖謂侍臣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為近聞漢隱與雙龍嬉戲珍華寶玩不離於側覆車未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遼

太宗 年置市易以通南末西北諸部及高麗女直之貨

按遼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符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悉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有樓分南北市隅中交易市北午瀾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末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器絲綢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風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驢馬羖屬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纒屬

景宗乾亨元年獲宋貨物不可勝計

按遼史景宗本紀乾亨元年秋七月癸未耶律沙等及宋兵戰于高粱河大敗之甲申擊宋餘軍獲兵仗